

中国作家驻村计划

咖啡飘香高黎贡

□张绍民

强大。”他说得真好,“咖啡的爱很强大”,在新寨村,咖农以汗水真诚呵护咖啡,而咖啡也以它的芳香回馈着世人。

二

路江坝出产的咖啡获得过世界咖啡博览会的“尤里卡”金奖。驻村时,为了解当地更多的情况,迈开腿,张开嘴,是必不可少。嘴里的问号,如同快镰刀收割渴望的风景,能多丰收答案。

方明峰发出神秘的邀请:“走,咱们去‘天上’看看。只有去‘天上’,才能看到咖啡的高度。”

天上?我一头雾水。跟随他的背影急急匆匆地赶路,原来他带我去的是高黎贡山上的新寨村咖啡种植园。

在这里,上山如上天。我们在上山途中,看到咖啡树“挂”在天上,“挂”在高黎贡山的悬崖峭壁上,挂成一幅画。咖农们就是在这样震撼的“壁画”里劳动,在垂直的高海拔山坡上行走。要不是亲眼所见,我肯定还以为这样的情景只有在武侠小说或电影里才得一见。

好咖啡就是在这样的土地上长成的。咖农一年四季都在悬崖峭壁上围着它们团团转,把它们当作小孩,当成家人。咖啡树与咖农站在陡峭的巨山上,手拉手创作这个时代的云南咖啡传奇。

天然与手工,让路江坝的咖啡保持了原汁原味的芬芳。方明峰一再强调“绿色、环保”的咖啡才能维护咖啡的尊严和形象。咖啡具有的天然香气,能唤醒人身上爱的情怀。

方明峰说:“到‘天上’看了咖啡地,也要喝一杯‘天上’的咖啡。”上行途中,我看着高海拔山坡上的咖啡树枝繁叶茂的波浪,每一根枝条上密集的咖啡果实正在成熟。车像方舟,漂荡着越过群山的波浪。

终于来到差不多靠近山顶位置的贡江咖啡庄园。何文俊是贡江咖啡庄园的负责人。他向我们热情地介绍他在新寨村的咖啡事业。作为“中国咖啡第一

村”的致富带头人之一,王加维也向我们介绍新寨村这些年咖啡产业的情况。他曾经带领新寨村的人到大湾区打工,还考察过上海、深圳、广州、东莞、佛山、珠海、香港、澳门等地的咖啡消费市场与需求。他觉得,咖啡一定能够振兴乡村,便毅然决然地回到了路江坝,回到了高黎贡的怀抱中,决心把咖啡种植好……现在,作为咖农的村民,每个人的收入都有了很大提高。

王加维还说,路江坝的咖啡品牌有很多,有知名的大企业来这里发展,本地的咖啡企业也蓬勃发展。咖啡产业聘用了很多本地人工作,为本地区创造了良好的就业机会。咖啡全流程需要各种技术工人,因此,从一开始,他便组织对本村人进行各种各样的咖啡技能培训,以适应咖啡产业的需求。由此,大家在家门口就能得到理想的工作机会。

三

驻村期间,在方明峰与王加维等人的帮助下,我还走访了多位咖啡庄园的负责人、咖啡店老板。路江坝咖农的生活色彩斑斓。

双虹桥的路边咖啡店里人潮汹涌。很多人慕名前来,都是为了喝一壶咖农自己种植的、现做的火烧虹吸咖啡。汗水映着咖农真诚的笑脸,一壶咖啡深入了人的内心,治愈了远道而来的乡愁。

年轻咖农胡世子在高黎贡山坡上有八百亩咖啡地,也有自己的咖啡馆。他还开直播,热情欢迎天下朋友来品尝他种植的、现磨现做的咖啡。王加维说,咖啡直播,如今是这里乡村振兴的重要方式之一。

“现在的路江坝人很幸福。经济条件改善了,再也不像原来舍不得喝咖啡,一心想把咖啡豆换钱。现在口袋里的钱溢出来了,自己也喝自己种出来的高品质咖啡。”

潘家沟傣族“80后”咖农胡有保说要把日子过得浪漫一些。他自己种植



① 新寨村全景
② 咖啡果实
③ 双虹桥
④ 咖啡文化园

咖啡,要经过采摘、日晒、水洗等多道工序。忙完咖啡地的事情之后,他在亚洲第一大榕树下开了间咖啡店,亲手烘焙咖啡豆。他说,每天休息时,他都要浪漫地喝一杯咖啡……

这里世外桃源般的家园让人远离了现代化城市的快节奏。时间在这里

“慢”成了一杯娓娓道来的咖啡。一位白发的老者对我说出自己人生晚年的选择——在云南养老。“保山这么好,喝咖啡,泡温泉,一生圆满了……”

驻村期间,咖啡果实还没有大规模成熟。方明峰深情地说:“自然呕心沥血,才有一颗果实成熟,我们要对得起

每一颗咖啡果。”
每一颗咖啡果都来之不易。咖啡从这里出发,把路江坝的魅力带到远方,云南的香气由此走向世界。高黎贡的宁静、大气,保山的咖啡与人的故事,都融在这一颗颗看似平凡却饱含深情的咖啡豆里,走向了广阔的天地。

美好的地方,人人向往,譬如云南。有人刚从云南回来,就感慨:“什么时候再去云南?云南好美好,很适合诗意的栖居。”听了这话,我的心不由得一震。有多少人不是在计划去云南,就是已在云南旅居。

我一来到云南保山路江坝高黎贡国际精品咖啡文化园,仿佛就进入了画中。我在路江坝驻村时,紧紧抓住两个人作为导航。一是一家著名咖啡企业的负责人方明峰,一是新寨村致富带头人之一老支书王加维。方明峰能够对咖啡市场等方面专业知识进行介绍,而王加维则被称为“中国咖啡第一村”的一本活字典。

或许是因为路江坝的咖啡生态如此理想,人在其中就会放松。路上所见的路江坝人,皆笑容满面,从容淡定,让人不禁意识到:路江坝是一个很美好的地方,而路江坝人更是其中最美的风景。

我随着向导们来到其中一个著名的咖啡庄园。如今,咖啡庄园已囊括种植、加工、销售、文旅等。在方明峰的介绍中,路江坝人的世界眼光让人惊叹。他说,这里的咖啡种植使用天然有机肥料,虽然提高了成本,但咖啡品质获得了理想效果。“我们的咖啡要争当上品——不仅要种植出一流品质的咖啡,咖啡文化同样也要做到最佳。”

的确,在路江坝,我们没有异乡的感觉,反而有家的亲切。在这个举世瞩目的“咖谷”,全球各地的人都常来常往。这里的大山生长着近四万亩咖啡。光新寨村一个村就种植了一万三千多亩咖啡。或许是巍峨的高黎贡铸就了路江坝人宽阔的胸怀,他们特别好客,总是热情招待任何一位远道而来的客人。

一位研究咖啡的法国游客会说简单的中文。他向我们感慨道:“这里的人,自由,美丽,快乐工作。咖啡的爱很

走进清溪村,远山叠叠青绿,近处散落着农居,恍若踏入小说《山那边人家》的画卷。万亩荷塘中央,巨石上“山乡巨变 山河锦绣”八个金字赫然在目。村道旁,不经意中路过的一处年久的残碑断碣,一段弯曲的青石驿道,一棵苍翠的名木古树、一座古老的石拱桥,都有一个传说、一个典故。行走其间,仿佛进入了久违的历史中。

坐标

村里有两口古井。周立波故居旁的双泉井设计巧妙,饮水与用水分开。毛粟仑八斗泉井壁苔藓斑驳,位于古寨直道上。昔日独轮车往来长沙、常德,行人常在此歇脚喝水。村民说这两口井是“龙眼”,滋养着代代乡亲。

周立波故居,是一栋青瓦白墙的湘中民居,原是周家祖宅,整修时发现的“乾隆五十三年”(1788年)砖刻,印证了其已存在两百多年的历史。故居内的展陈,还原了作家周立波的一生。这座故居如今已成为文化旅游景点与文学地理坐标。

如果说周立波故居是凝固的历史,那么21家以著名作家与出版社命名的清溪书屋则是流动的、进行时的文化现场。立波清溪书屋的主理人卜雪斌是清溪村变迁的见证者。他曾外出务工,最终选择回归乡村,经营这家书屋。卜雪斌身材板实,穿一件磨白的牛仔夹克,领口露出褪色的白色文化衫,平头短得能看见头皮,头发上还沾着几粒芝麻——那是他刚给购书的书友友们泡奶茶时蹭的。一口浓重的清溪普通话,使得站在书屋前的他,像从清溪地里长出来的一棵树。

立波清溪书屋立在村里的显眼之处,是栋青瓦白墙的两层小楼。书屋一楼敞亮,游客进屋就能看到对面墙壁上周立波先生下田劳动的照片,能感受到周立波先生深入生活、扎根人民的创作理念。

卜雪斌每天接待着络绎不绝的四方游客。有远道而来的游人来看《山乡巨变(方言注释版)》,有大学生来书屋查找写论文的资料,一看就是一整天。书屋成了连接文学与乡土旅游、学术研究与大众阅读的枢纽,也让卜雪斌这位本地人,慢慢转变为文化传播者与文化再生产的参与者。

我数次来到立波清溪书屋。每次,我都拣个临窗的角落坐下,取出纸笔,听卜雪斌讲述过往。他的话里,处处能让人感受到清溪村民对周立波的爱戴。

翻过周立波故居后山,就到了枫树山。这里

是周立波的亲戚家。卜雪斌认为周立波小说《山那边人家》写的就是枫树山的人和事。他带我们到枫树山参观。屋场已不在了,但还有老树、羊肠小道,让人得以窥见《山那边人家》中的意象。小说中的新娘是卜家小妹,新郎邹麦秋是农业社保管员。周立波把身边的人和事信手拈来,写成小说,叙述自然,很受读者的喜爱。

卜雪斌的口述,还将我们拉回烽火连天的抗战岁月。1944年,日军进犯益阳。中国军队的士兵头戴斗笠,身穿蓑衣,化装成农民,散布于清溪村的田间地头。他们佯装劳作,机警地接近日军岗哨,用匕首和手枪发起突袭。与此同时,手持锄头、镰刀的清溪村民,也迅速占据有利地形,配合军队向日军发起攻击。这场发生在狮子山口的战斗,持续约两个小时,最终歼敌一个班。在这段口述历史中,狮子山不仅是自然景观,更是守卫家园和抗战的见证。如今,狮子山山坡上建起了现代化的中国当代作家签名版图书珍藏馆。历史的硝烟沉淀为书页的墨香,一种深沉的延续在此显现。

善举

益阳板桥周氏是从江西吉水迁到谢林港镇洞山村。洞山村中有山,山中有水,是一处难得的好地方。

曾担任村支书的贺志昂给我们讲述了清溪村村民口口相传的一个行善的故事。传说,周氏一位老祖母一生勤俭,待人极为厚道。对歇脚的挑夫,她都会端上一碗放了干净谷壳的茶,让挑夫吹开谷壳,慢慢饮用,以免呛肺。一位风水先生在她家借住了三年,老祖母每日殷勤款待,未收半文。三年后风水先生辞行,老祖母还赠他一包路上吃的食物。风水先生行至远处打开,发现里面竟是周家用鸡鸭腌制的珍贵食物。他大为感动,当即折返,告诉周氏老祖母的儿子,屋旁有一处名为“牛练函”的地方可作老祖母百年后的吉穴,并留下一段话:“石龙山有个牛练函,卖给周家葬祖婆,若有后人来说话,金银得了几皮箩。”相传,周家从此发家,日渐兴旺。

这个充满因果色彩的故事,在清溪村代代相传。老祖母的善行本是自觉自愿、不图回报的,但最终收获了远超预期、关乎家族命运的馈赠。贺志昂总结道:“为人要多做善事,这是家族与村落兴旺的根基。”在清溪,“善”是一种看得见、摸得着的行为。

当年在清溪村乡亲的口中,作家周立波是“凤

三哥”,因为父亲给他起名为“凤翔”,在兄弟中排行老三。20世纪50年代周立波回乡后,乡亲们称他为“凤三满爹”。侄女周达秀的讲述,还原了立波先生与故里清溪骨肉相连的关系。

周达秀是周立波四叔之子周志昌的女儿。周志昌过继给五叔,小名为志昌长子,又名“志咬金”。他便是《山乡巨变》中那个勤劳、固执,最终跟上合作化步伐的“菊咬金”的原型。今年84岁的周达秀,清晰地记得伯父周立波、伯母林蓝对她人生的帮助。初中三年,她的学费、生活费等全由伯父伯母承担。周达秀动情地说:“可以说没有伯父伯母的资助,就没有我的今天。”她说,在清溪村,伯父不仅帮助了亲戚,还资助过多户贫困户。

她回忆,父亲周志昌是种田能手,勤劳得近乎拼命。周立波常来他家吃饭。有一次,父亲上山砍了几百斤柴想卖了补贴家用,却中途受阻。父亲找周立波求助,最终得到妥善处理。周立波将堂弟“卖柴被阻”一事写进了长篇小说《山乡巨变》中——乡村的创作素材往往就直接来源于这些鲜活的生活。

周达秀的讲述,让我感到周立波的形象更丰满了。他不仅是书写《山乡巨变》的作者,也是关爱子侄的长辈,是与兄弟把酒话桑麻的亲人。他的文学世界,深深植根于乡里乡亲的情感之中。

周达秀回忆,周立波的爷爷垂二太爷,在清代末年清溪村有名望的好人。在仲春的一个清晨,他在路上遇见一位脚疼痛哭的小伙子,便上前询问缘由。小伙子抬头,见是一位慈眉善目的老人,便哽咽着将事情经过一一道来:“天刚亮,老婆就用自家编的两只竹盘,垫上防水的布,盛好水,把家里养的鱼秧子全放了进去。我挑着担子急急忙忙往集市赶,谁知脚下一滑,仰面摔了一跤……鱼秧子全泼了。老婆还等着卖了鱼秧子换米下锅,让孩子吃上饭。这下全完了……”垂二太爷听到这里,没有多问,平和地说:“你这担鱼秧子值多少钱?就算我买了。”垂二太爷没有停留在言语的安慰,而是用行动托住了小伙子的绝望。

周立波故居进院子的那个大门,是用很厚的木板做的。这是典型的南方民居的大门,八字形,寓意钱财不外流。院门的上方有一个立体屋檐,用来遮雨保护大门。有一年,老屋的门楼坏了,从门楼的顶端掉下一块长方形的木板,上面刻了一句话:“周家一门瑞气,人财两旺,家业兴旺!”传说是修建门厅时,周立波的父亲待匠人非常客气,招待周到,于是,当年的工匠感念周家的厚待,便偷偷留下了这句吉言。

周立波的爷爷、父亲的这些故事与周氏老祖

母的善行传说一脉相承,在清溪村的乡亲中代代传颂。

传承

阳光铺满清溪村的每一道田埂,村干部正在准备一个活动,小跑忙碌着。基层干部的辛劳,让我们很是感动。逮着一个空隙,我们和几位村干部交谈起来。

村部位于清溪村之南,村妇女主任汪娟热情地接待我们,带我们到清溪村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参观。

汪娟曾为残疾孩子邓钧方的妈妈郭蓉照亮了一段人生路。好些日子,汪娟一趟趟往郭蓉家跑,坐在地身边,听她讲家里的困难,讲儿子的痛苦。汪娟说,村里清溪书屋的灯亮着呢,那里需要人,也容得下一颗想要站稳的心。郭蓉起初只是摇头。汪娟一遍遍地劝说,还向村主任周俊细细地作了汇报,终于帮郭蓉落实了工作岗位。汪娟记得郭蓉领到第一份工资的那天,那双总是低垂的眼,被笑意浸得亮晶晶的。

村主任周俊是一位靓小伙。大学毕业后,他在长沙工作了五年。2021年岁末,当时的村支书动员他回村工作,为家乡发展出力,他便回来了。周俊的爷爷是周立波的侄子,周俊在周立波故居长大,他的言行举止有着周立波身上那种温文尔雅。清溪的山水,与他掌心的纹路相连。回乡后,他从对农事一无所知,到熟知每一种稻谷成长的节令。他牵头成立了清溪人企业服务管理有限公司,吸引了一批年轻人回家乡工作,为清溪文学村庄注入青春活力。

周俊告诉我们,村干部的工作很辛苦。为了建设清溪美丽乡村,要力抓生态环境建设。村干部每天早晚巡河;村民建立了环卫工队伍,一天三次清扫,还要制止破坏卫生的行为。他的切身体会是,只要村干部实实在在的带头干起来,村民们自然就跟上了。

今天的清溪人,在建设文学之乡的道路上迈进着。村里那条美丽的清溪像一幅浓墨重彩的油画,在阳光的照耀下静静流淌着……

團結湖

清溪村深处

□姚时珍



万亩荷塘